禮書通故

禮書通故弟四

卜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杜子春云大卜掌三兆之灋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鄭元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也賈公彥云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或解以爲玉瓦原之色趙商問此并問下文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以周案三兆之名失傳已久近惠半農以玉兆爲天龜

瓦兆為地龜原兆以人參天地說甚支離

鄭元云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西龜北龜長左右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為贏以周案爾雅釋六龜繹作謝釋文云眾家本作射皆音近通用字果釋文云眾家本作裹蓋取斂藏之意杜讀為蠃實疏

云此龜冉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為贏露郝蘭皋云弇在冉故曰裹露在後故曰贏贏與裸同靁佗不類若佗不若靁類聲近古字通用不發聲助語左傳竊其寶龜僂句僂猶傴僂之僂句猶倨句之句蓋卽天龜之俯者也杜注方之大蔡無據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青緣卽東龜黑緣卽北龜公羊傳云龜青純何注龜甲頫也千歲之龜青頫陳氏禮書云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頫而已

白虎通義云禮三正記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耦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陳祥道云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記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蓍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以周案說文𪚰龜甲邊也天子巨𪚰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三正記文合漢食貨志云元龜巨冉長尺有二寸公九寸侯七寸子五寸志意伯同侯男同子五等諸侯各以差降與三正記異陳氏禮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說本繆襲皇覽所引逸禮見初學記論語包注國君之守龜長尺有二寸其說並非漢志孟康注云冉龜甲邊也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

也則尺二寸之龜言其廣不言其脩公羊傳云龜青純純卽緣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緣卽龜甲之[illegible]龜以兩[illegible]相近盈尺者爲寶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謂盈尺之龜也又云家不寶龜謂不畀藏盈尺之龜非大夫無卜龜也古筮人卜人有專官大夫以下多請公臣爲之春秋傳鄭駟乞請龜以卜龜謂守龜與欲室文伯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同韋昭云守龜卜人大夫無卜人非無卜龜也士喪禮卜葬日襍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大夫士明有卜龜鄭注禮器云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百家不寶龜以貨言亦是一說

又案爾雅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以氣

言攝謂攝氣郭注未是四曰寶龜五曰文龜以形言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以產言龜長盈尺謂之寶龜諸侯用一尺龜故曰以龜為寶天子龜長尺二寸大亏諸侯故曰遺我大寶龜大夫八寸士六寸皆不盈尺故曰家不寶龜陳說殊謬胡氏釋官沿其謬鄭衆云佔龜謂爨龜令可爇也鄭元云䀋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佔龜謂以火灼之以佔其兆也以周案兩鄭注異賈疏謂爨卽灼非也佔龜卽詩之契龜杜子春注菙氏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引詩以證先鄭注本此史記龜策傳有

鑽龜事又云卜先以造（徐廣音竈）灼鑽鑽卽鑿謂鑽鑿其高處令可灼也鑿灼二事故曰令後鄭意契卽楚焞作龜謂作兆作猶灼也（士喪禮注）與先鄭异

杜子春云爇氏共燋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詩曰爰契我龜鄭元云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以周案杜注二說細目燋未詳或云其讀同焦不當從火後說燋謂灼龜之木卽以楚焞當之後鄭引士喪禮楚焞置于燋以破之明楚焞與燋爲二物是也杜注又訓契爲契龜之鑿其意鑿

龜在歬契龜在後與先鄭意微有不同詩爰契我龜毛傳云契開也契契龜謂開龜之鑿字又作挈玉篇云挈開也漢書敘傳注引詩作挈乃契之譌也後鄭以禮經陳龜有燋楚焞而無契周官有燋契而無楚焞是楚焞卽契契所以灼龜者也故箋詩易毛傳而曰契灼我龜注周禮易杜先鄭注而曰楚焞卽契所用灼龜又以古法相傳有鑽龜事故注士喪禮有楚焞所以鑽灼龜之文然與鑽鑿之義自异也燋謂炬炬說文作苣云束葦燒之也束而燒之所以存其火故曰其存火燒而存之以待然契故下文歛其焌契注曰以契柱燋火而歛之也

燋火存而不焚故然契須柱而歛之段氏漢讀考改爲其然火大失鄭意以經考之後鄭謂楚焞卽契確不可易但鑽龜自是古法依杜注推之禮之作龜卽詩契龜契龜謂開龜之所鑿所謂兆也鑽龜自在殺龜之時無與亏卜但卜之灼龜自鑽鑿處始耳鑽龜在殺時灼龜自鑽始並見龜策傳

先鄭竟以鑽龜當作龜與經文多違戾下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卜師云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契龜作龜柱燋灼後如先鄭說作龜令可灼先後顚倒矣

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亏日焌讀爲英俊之俊書

亦或為俊許愼云焌然火也周禮曰遂籥其焌焌火在
前以焞焯龜鄭元云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
而歛之也以周案杜意歛其俊烈之火以契龜之鑿也
契訓開俊烈之火自謂楚焞楚言其材也焞言其明也
契言其用也焌言其火之俊烈者也故卜師曰揚火以
作龜說文有焌字不從杜注鄭訓為柱又別一義柱而
歛之明燋為存火而不烈者也少儀曰執燭抱燋燭烈
火燋存火而不烈者義亦同
賈公彥云卜人抱龜燋謂從墨上抱鄉國外待也先奠
龜于席上乃復奠燋在龜北敖繼公云燋先謂執燋者

先亏龜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鄉之不言焞與燋同處可知盛世佐云上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則執燋者別一人矣敖以燋先二字為句㝵之褚寅亮云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燋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抱龜者徑授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胡培翬云周禮太卜曰凡旅陳龜鄭注陳龜亏餕處也引上經卜人先奠龜亏西塾上南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亏卜位也引此經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證之是上奠龜西塾為陳龜之事此奠龜閾外席上為貞龜之事則

此奠龜一節正不容少注云既奠燋又執龜者謂卜人既奠龜俟執燋者既奠燋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云奠燋之後不言執龜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龜不言自明注特言之賈疏誤會注意以抱龜燋爲句褚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燋當以盛說爲是以周案陳龜西塾常事也國有大遷大師則貞龜貞龜非常事矣士器禮卜日常事云奠龜西首非卽貞龜禮也鄭注太卜引此者見貞龜亦西首而已胡氏以此爲卽貞龜誤其餘是

鄭元云士器禮卜日旅占卒不釋龜不釋龜復執之也

賈公彥云經似元執不釋注似釋後重執謂占訖授宗人宗人復執之與本不釋相似故云不釋龜劉台拱云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涖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為別賈疏未尋其義胡培翬云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為原執未釋也乃後人猶有謂旅占之時龜仍宗人執之者誤矣以周案劉胡說是

陳祥道云玉藻卜人定龜即占坼也鄭氏以為定所當用之龜卜師作龜致其墨則後墨也孔氏以為先墨畫龜乃灼之其說誤也以周案占人曰占坼在卜後玉藻

曰定龜在卜爯且坼不足以賅龜故鄭以為靈射之屬所當用者致其墨謂推究其兆坼與爯所畫之墨會否舊說如此陳駁皆非一說兆坼微不可辨以墨涸之曰致其墨

鄭元云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以周案開龜卽詩之契龜傳曰契開也四兆謂龜兆若其書則掌于太卜矣方功義弓之名未詳惠半農說亦支離

鄭元云體有五色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

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蟊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王肅云霁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以周案今洪範作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霧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涕裴駰引鄭注蟊作霧而曰圛在曰霧上與大卜注引同鄭作圛霧以明與闇相對王作霁驛以連與斷相對說文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卽霍驛消滅不連屬之意而光明之義亦具

馬融云占用二占筮也鄭元云卜五占之用謂兩濟圛霁克也二衍貣謂貞𢘅也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

二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以周案何讀宜從馬王衍忒總承卜筮謂七者皆宜推衍其變也

鄭衆云征龜八命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烏之屬有所象似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

鄭元云征亦曰行巡狩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

大克之吉是也以周案說皆可通因兩存之
鄭元云龜人上春釁龜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
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
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以周案周官取龜以秋時釁
龜以上春月令季夏登龜孟冬釁龜鄭注分兩說再云
相互謂孟春孟冬兩釁之後說以爲周秦異制
惠士奇云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糈故靈氛占以茅巫咸
要以糈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
屢中日者列傳云卜有不審不見奪糈此卜以糈之明
文以周案糈者卜時祀神之米詩握粟出卜言塡寡之

家不㝷精糳之糈但用臬冐惪說非也其子定宇佀詩古義引東山經郭注淮南高注楚辭王注以正其說云詩言貧者不㝷精糳之米貞亏陽卜而但持卷握之臬求兆亏豬肩羊髆雖㝷吉卜安能為善管子云守龜不兆握臬而筮者屢中言無與亏吉凶也淮南子曰巫用糈藉今俗猶然

杜子春云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元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亏其中賈公彥云連山以純艮為首艮為山故名連山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故名歸藏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

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于四時故名易爲周也鄭志云近師皆以爲夏殷以周案八卦畫于虙戲六十四卦重于神農說詳所著十翼後錄杜氏以連山爲虙戲說本無據孔沖遠佗周易疏據世譜等書以連山爲神農氏號改爲連山神農此亦遷就之見在漢師無是說也世譜等書本多荒謬漢師或以爲夏殷本禮運吾㝵坤乾爲說鄭注連山歸藏周易俱以義言孔沖遠力駁之非說詳儆季襍箸

鄭元云九簭之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叟謂筮遷

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佗灋式
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
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
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劉敞云經九筮之名旣佗筮
則不可又以巫爲筮矣此乃壽人精亏筮者九人其選
灋可傳也𡕒咸式目皆其名巫易易疑爲易古𩃭字段
玉裁云筮之古文佗䈞巫之古文佗𢍰蓋故書𥳑竹頭
今書又改爲小篆之巫矣孔廣森云九簭蓋皆蓍卦占
𧰼之灋𡕒變也𦣻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爲貞外爲𠄔
𡕒言其𠄔也咸動也卽之卦式者易有八方之局五行

之位曰者傳曰分筮定卦旋式正棊曰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易者三易之辭比者觀此比彼陰陽爻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祠者將筮有禱祠令可知者惟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參三也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以周案筮古作𥮚巫古作𢍏攷漢隸從竹之字多變從廾從竹從廾之字又多省竹省廾爲之鄭謂巫𢍏等巫字卽筮字本無可疑劉原甫讀巫如字以巫𢍏等爲古者精筮之人名辯季宣引世本及山海經以徵其說如其所言筮人法九巫經何必云辨九簭巫咸初

化筮其名又何以居巫更下耶孔疏軒又以爲蓍卦占象之法而祠非占象法也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則九筮中不尋復有三易焦理堂說更支離不足錄鄭注雖難盡據而以九筮爲筮事之法與虞仲翔說合繫辭傳問焉而以言虞注云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是筮必辨其事之有合于九筮否也故簭人掌三易必先辨九簭之名小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服惠伯論筮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非此弗當卽古辨九筮之遺說也其法更咸一類更謂變故之由于人咸謂感召之見諸天也式目一類式者物之制

目者物之數也易比一類易者人之賈選比者人之洽從也祠㫁一類謂祭祠參環爻一類參讀參成可筮之參環讀往還之還遻參其出而從事環其人也叜主國家興廢之事咸主天地災祥之事式主營造制度之事曰主財物數目之事易主遷徙貿易之事比主婚媾仕進之事祠主祭祀月日之事參主平難和戎之事環主師徒往還之事凡應九筮之法蓋如此其不應筮法者如篡奪不筮叜亂賊不筮咸奇技淫巧不筮式與目逃亾不筮易姦淫不筮比從叛搆禍不筮參僨軍之將亾國之大夫不筮環語曰易不可占險凡若此者不筮雖筮

無論　又案左傳參成可筮卽九筮之巫參南蒯爲公室弱季氏彊而己欲以費爲公臣用巫參詥筮之參者彼此有事而我往參其閒以和解之也故曰參成凡參成之事可筮從此長亂與獄不可筮此上文所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也杜注云參美盡備吉可如筮非傳意

京房說大衍之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馬融說北辰爲大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荀爽說卦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爲五十乾初

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鄭元說衍演也天一生水亏北地二生火亏南天三生木亏東地四生金亏西天五生土亏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亏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亏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亏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亏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亏中與天五幷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亏萬物凡五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以用之故叓減其一故四十九王弼說其一不用卽太極姚信董遇說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崔憬說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舍一象大

極虛而不用洨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以周案鄭說爲長鄭意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減其五者爲五行之宗則五十數之所宗者五也此復減其一者爲用蓍之宗則四十九數之所宗一也

虞翻云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奇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于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掛揲之如初合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三變則布卦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并重合前二

扐為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卦此參五以變據此
為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
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三閏故從言再扐而後卦者
也韓康伯云奇凡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既揲之餘
合掛于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孔穎達云奇謂四揲之餘
歸此殘奇于所扐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
分而成閏也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
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于左手
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扐掛
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

于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也以周案釋文而後掛之掛
京作卦說文扐字下引同李氏集解引虞注亦當作卦
虞以掛一為奇揲四之餘為扐韓注孔疏以掛一即扐
揲四之餘為奇虞氏以再扐為第二變之奇扐韓孔以
再扐為第一變右手之扐虞氏以後卦為布卦之一爻
韓孔以後掛為總掛一處兩說迥不同申韓孔之說者
謂置閏之法合再歲氣盈朔虛十二日積三歲置一閏
月而餘六日又加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六日則成再
閏筮蓍者揲四後有奇策歸奇于掛扐猶歲之有閏左
手歸奇之後右手亦歸奇是謂再扐象再閏凡一掛再

揲再扐象五歲也申虞氏之說者凡一爻三扐加爲二扐爲五扐云是再布卦爻以五扐象五歲以再布卦爻象再閏師說之各異如此近張臯文所申虞說有誤竊謂奇扐之解當以虞注爲長禮大射鄉射經投壺記皆云一筭爲奇周官大祝奇拜注謂一拜是奇爲一之證王制數之仂三年之仂注謂數之什一仂與扐通是扐爲揲餘之證

張載云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云再

扐者象閏之中閒再歲也朱熹云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以周案張子奇扐之解與虞氏同虞說一變一掛張說一爻一掛此其別也郭白雲極偁張說朱子駁之謂如張郭說是六扐而再掛不合五歲再閏之數且後二變不掛衹有三營不合四營成易之義揲蓍之法三變皆掛可為九者十二可為七者二十可為六者四可為八者二十八如是則

九七之數三十二六八之數三十二陰陽適均九六之
數十六七八之數四十八爻之遇九六者常少依張郭
說則爲九八者皆二十七爲七者九爲六者一陰陽變
數參差不齊而爻之遇九者常多遇六者絕無而僅有
是一爻一掛之說不可從也且聖傳再扐再閏對舉是
閏象亏扐也據張郭說以揲象閏與聖傳戾朱子說奇
爲揲餘從韓扐訓指閒從馬以扐象閏從虞竊謂一變
之中掛一爲奇揲餘爲扐當從虞注一變之中掛一左
揲左扐以象三歲一閏又右揲右扐以象五歲再閏當
依朱子說分二之後又掛奇猶朔之有虛其揲餘之扐

猶氣之有盈閏必合氣盈朔虛而後成故蓍必歸奇亏扐乃象閏則謂掛以象閏固非謂扐以象閏亦偏也再扐而後掛處佗卦者一說注疏總掛一處又一說朱子云別起一掛以弟二爻之掛一言又一說皆可通

荀爽云四營而成易營者謂七八九六也二揲篇掛左手一指開三指開滿而成一爻卦六爻三六十八變而成卦陸績云分二象兩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四象四時三營也歸奇象閏四營也孔穎達云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爻每爻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弟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弟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

變也若三者俱多爲老陰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若兩多一少爲少陽三變旣畢乃定一爻以周筞七八九六以揲四之策言郭白雲謂孔疏以多少言陰陽是論餘不論策其說甚詳朱子以爲論餘紀策以約御繁

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焉馬融王肅說依繫辭五位相合天曻三合謂一三五也地曻兩合謂二與四也鄭元云天地之數備于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也虞翻云倚立參三也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韓康伯云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

八陰數孔穎達云此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明用蓍得數而布以為卦故以七八九六當之七九為奇天數也六八為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也何以參兩為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以周案九七八六是倚數所生之數孔疏以之明韓注參奇兩耦之說未是邪行可云天陽也陽數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之則為九地陰也陰數耦耦一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三而兩之則為六倚依也言卦畫之數

依此而起也三奇為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為九是謂老陽三耦為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為六是謂老陰二奇一耦為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為八是謂少陰二耦一奇為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為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變此立卦生爻之本也

白虎通義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周案卜者三人各掌一兆筮亦三人各掌一易故金縢亦云乃卜三龜士喪禮亦云占者三人或說天子九人云云既非占法又不合卜筮官數不足據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亏玉瓦原三人各
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
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士喪禮筮
宅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則鄭意大
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其占之矣以周案鄭注洪
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鄭意謂卜
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又注士
喪禮筮宅旅占云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
易者又注卜葬日占者三人云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
者也鄭意大夫士雖用一人卜一人筮而占則亦用三

人也卜人筮人謂掌龜筮者旅占謂衆以三兆若三易
互斷其吉凶或說大夫亦昇三卜三筮非
白虎通義云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啞則是也
惠士奇云漢時有露蓍之說是以水動蓍也梁履繩云
啞字從口疑揲蓍以口啞氣其上後世則以蓍薰于爐
上也以周案惠梁兩說皆無據啞乃浘之誤謂浴蓍也
古浘浴同部聲近博物志曰每月望浴蓍必五浴之浴
龜亦然
鄭[元]云冠禮筮于廟門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陳
祥道說郊特牲卜郊作龜于禰宮是人君卜于禰宮之

內大夫士筮于禰門之外鄭注誤以周案記文受命曰廟佗龜曰宮正見筮于廟門不在堂白虎通義引逸禮云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大夫以上禮也士喪禮卜日在殯門筮宅在兆南凌氏釋例云凡卜筮皆于廟門似亦未然

鄭元云冠禮筮日朝服尊蓍之道賈公彥云特牲筮曰與祭同服元端彼為祭禮蓍不可尊于先祖故同服此為冠事蓍可尊于子孫故异服敖繼公云士朝服以筮凌廷堪云特牲禮士筮當用元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用元端正祭則攝盛用朝服士冠正日用元

端筮曰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為禮也鄭注尊著之
道與特牲文不合賈曲為之解非經意也以周案麦說
相變以為禮是已然特牲正祭朝服士冠筮日朝服正
以著輕亏祭而重亏冠也鄭以朝服為尊著正對特牲
用元端為言注疏何必駁大夫以上卜筮用皮弁襍記
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白虎通義著龜篇引逸禮
云皮弁素積筮亏廟門之外天子冕服見祭義
家禮云筮者北面見儀禮以周案士冠特牲少牢諸禮
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筮宅以不在廟故北面家禮文誤
王白田云家禮非朱子書

鄭元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敖繼公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及書卦之具也夏炘云少牢卦以木下又云書卦亏木則此木卽方版所以書卦亏上士冠禮所卦者卽此木也以周案夏說可通

鄭元說特牲筮者坐士之蓍短由便少牢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敖繼公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士冠不言坐則是立也江筠云少牢筮人立筮卦者不言坐則嫌亏不坐故特著坐士冠與特牲俱坐筮卦者之坐不言可知故文省盛世佐云卦者必坐便其畫地識爻也以周案凡卜皆坐筮有坐不坐賈疏引三正記

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故坐筮士冠禮卦者在左不言坐蒙上卽席坐爲文少牢大夫禮立筮經嫌卦者亦同立故箸其坐凡卦者無不坐也敖氏說誤卦者坐在席外當依張皋文圖

褚寅亮云卦者書卦筮人執筮特牲經文明箸之冠禮及士喪禮皆然經文渾言江筠云特牲注卦者以方版寫之士冠注則云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是寫卦有二人特牲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喪注則云卦者寫卦示主人是示卦又有二人案寫卦自是寫者事示卦自是筮人事以周案舊說書卦執示皆筮人事或又謂皆卦者

事褚江據特牲經文為說宜從之

鄭元云特牲禮筮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敖繼公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以周家贊命在左與祭禮祝釋辭由左同事神之禮宜然敖氏改左為右褚氏已駁之矣

鄭元云假爾泰筮有常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敖繼公云常謂常常如此以周家假讀如昭格之格常之言經也周官大卜掌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掌三易其經卦皆八吉凶之占繇以此

爲法曰有常古語爾古人以奉守舊法謂之有常昏禮父醮子曰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記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毋失經紀以初爲常義同救說殊謬

賈公彥孔穎達說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據士禮旬內筮特牲旬內筮日是也大夫以上禮旬外筮少牢筮旬有一日是也胡培翬云如賈說經所謂遠某日專指大夫言近某日專指士言而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則大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皆爲士言矣豈其然蓋旬之外旬之內皆據上旬言之每月三旬惟初旬可曰旬凡筮日皆在

祭期十日之宿所以然者祭宿戒齊七日致齊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旬下旬則爲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旨孔疏亦謂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以周案筮日必在祭宿十日者容戒齊致齊之期也故少牢禮云筮旬有一日祭統亦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戒齊七日致齊三日特牲筮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旬有一日適筮日祭日言旬之內日近某日據其相去之間

言少牢禮又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經明以旬有一日爲近日也自孔賈二疏誤以少牢禮旬有一日爲遠日則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矣宜爲胡氏所斥也但胡氏必謂月之上旬可偁旬則少牢禮旬有一日豈在月之十一日乎胥失之矣

鄭[元]云少牢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後丁若後己敖繼公云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即所筮不吉之日胡培翬云此與曲禮所云遠某日先遠日異敖說是以周案經上文日用丁巳謂祭日也鄭注此仍舉丁巳爲說明此遠日爲祭日非筮日也及遠日宜句絕對先近日言之敖

氏誤合下讀遂以為筮日胡氏沿之因謂與曲禮遠日异種貤紕繆且舊說以旬有一日為遠日故敖氏畀以此解胡氏既以旬有一日為近日于此又以為遠日矛盾甚矣

賈公彥云士冠禮筮遠日如初儀謂自筮廟門以下至告吉敖繼公云如初儀筮人執筴以下沈彤云士冠與特牲序宗人告事畢于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幷筮也若非幷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于官戒乃退之下序之敖說是以周案器禮筮不吉皆當日幷筮吉禮士仍當日幷筮大夫則異

日又筮賈疏士冠禮筮遠日謂改日又筮與少牢禮同
沈氏撰案經義謂當同特牲禮當日丼筮是已然旣爲
當日丼筮則如初儀自當如卽席坐西面以下至告吉
不必再受命再贊命再許諾撰說亦未盡是
春秋左氏說筮短龜長杜預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穎達云蓍
龜知靈相似無長短卜人有爲而言曲禮及左傳疏以周案杜
據韓簡語以象數分龜筮攷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
法龜之兆須詳於筮自太卜外占龜之官亦多於筮爲
龜長也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

為筮短也鄭注占人掌占龜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用左氏說王肅注洪範卜五占用二云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亦用左氏說然因筮短以短易則不可易有辭象變占四道筮乃易中一事故筮雖短不足為易病

鄭元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出郊曰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孔穎達云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用辛非剛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社日用甲非柔以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也以周祭表記

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是外用剛日內用柔日者專指小事無時日之筮言也郊辛社甲皆大事有時日不在此例曲禮言內事外事者三處內事曰孝王某鄭注云唯宗廟稱孝則內事者宗廟之事也宗廟有請禱小事用柔日非宗廟皆外事用剛日內外非以郊分之鄭注外事曰嗣王某云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其說本曲俗儒因郊雩國學用柔日遂謂郊雩入學亦內事斯謬

鄭[元]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

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王肅云三卜及三筮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也崔靈恩說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若兩凶一吉為筮逆猶得卜之故洪範有筮逆龜從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大事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卽事之漸次事則唯卜不筮表記云天子無筮是也小事無卜惟筮鄭注不卜而徒筮之則用九筮是也鄭注見占人職但鄭意不如孔所說賈疏得之賈公彥云洪範云龜從筮從又云龜筮共違亏人彼肎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者箕子所陳用殷法故與此不同以周案諸侯以下凡小事專用筮不卜天子雖至兩小事亦用卜故曰天子無筮至兩例太卜龜之八

命若有立君遷國諸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文見筮人洪範龜從筮從亦云汝有大疑與周官文本合其先言龜後言筮以尊卑爲文賈疏失之曲禮表記皆言卜筮不相襲襲之言掩也卜筮有從有逆各不相掩蔽乃可審擇從事故洪範有龜從筮逆之文舊解訓襲爲因緟亦失之天子無筮惟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故卜事繇筮事簡周官亏太卜外又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筮人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簭人中士二人爲此鄭注孔疏謂天子小事亦用筮亦不足信

鄭元云卜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崔靈恩云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于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于三也孔穎達云鄭意一卜不吉又卜以至于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張載云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祭則不可廢

以周案春秋內外傳所載卜筮皆一人占之事卜筮不過三是一人占之法也洪範七稽疑言三人占法舊說三人占法有二鄭注士喪禮筮宅云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注卜葬日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鄭意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並用三人各占一易卜時三龜並用亏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或說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其占之卜筮不過三謂一人占不吉又占至三而止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復再占亦止於三也崔說三人占有九占非筮日之禮特牲禮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少牢禮云若不

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皆不言三筮春秋書卜郊有三卜四卜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先儒皆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如張子說再不吉則可諏日以祭褚氏云三卜不吉則止不祭順鬼神之意且可恩鬼神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

賈公彥云冠筮日不筮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旣有常月故不筮以周禁小正綏多士女專指昏言晉王彪之曰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秋冬故經云夏葛屨冬皮屨王說是已筮日不筮月常法也

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緇布冠不蕤占者

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鄭元云有司卜人也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于有司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卜人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孔穎達云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吉服服元端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元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賈公彥云此宗人直云吉服吉服祭服士之祭服爲元端宗人掌禮之官非卜筮者著元端則筮史亦服練冠長衣以周案有司即卜史卜史筮史與占者異服占者尊也朝服輕于

皮弁卜占者皮弁筮占者朝服卜重也元端又輕于朝
服士筮宅占者且用朝服則士卜日占者安得用元端
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鄭注吉
服服元端也為族長宗人言之非謂占者之服觀下文
云占者三人在其南則族長宗人非占者可知自孔疏
誤以族長宗人之吉服為占者服婁氏釋例因謂族長
宗人亦服朝服並違鄭意賈疏近是其云卜日之史亦
服練冠長衣亦誤卜日史麻衣緇布冠占者皮弁鄭注
大夫士朝服皮弁明士之卜日占者亦得皮弁也筮宅
則史練冠長衣占者朝服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不筮下

大夫及士卜日而筮宅

鄭[元]云士喪禮筮宅筮人不述命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以日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賈公彥云知士不述命非爲喪禮略者特牲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章平云注會疑事之誤爲疑遂之誤注云上已云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即爲述命賈疏引少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遂述命亦可證字之誤胡培翬云周禮太卜疏引此注與今本同考注一言凡

筮一言凡卜明係分別卜筮述命之异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爲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案假爾泰筮有常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爲述命也卜則受命之後別爲述命之辭不與命龜爲一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字非誤以周案胡說是

賈公彥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士喪禮命曰

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
席西面命筮辭是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為事命龜
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注云不述命
亦士禮略是士命龜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為因事命筮下文云
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冠亏述命之上其為一辭通
再為事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為事命龜通述命又有卿
當席西面命為三然則天子諸侯亦命筮辭有二命龜
辭有三也孔穎達云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
一為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

既得所卜之命更敍述涖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
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筮有常三也其一為事
命筮則主人以所為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
命遂述之為述命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吳廷
華云卜筮之辭有二一為主人命龜筮之辭一為卜筮
者命龜筮之辭主人命筮之辭如特牲筮日曰孝孫某
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及少牢筮日
士喪禮筮宅皆是也主人命龜之辭如士喪禮卜日曰
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
筮者命龜筮之辭則曲禮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

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二辭俱闕賈謂當有主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尚有筮人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所謂大夫以上龜辭有三一卽主人命龜之辭一卽卜者命龜之辭一爲述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曰云云則卜者之述命可知矣然據假爾泰筮語本卽筮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三辭實二辭而已胡培翬云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但云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與大夫以

上异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筮無筮人命筮之辭吳氏辨之極是但以卜之述命與筮同尙未的以周案鄭注禮經云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據少牢禮筮日文也又云凡卜述命命龜异龜重威儀多據士喪禮卜日文也筮旣述命命筮合爲一辭不分則士筮筮人不述命卽不命筮可知吳胡之說皆非

鄭[元]云喪禮筮宅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敖繼公云卒筮筮者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旣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吉時則受命示卦皆于主人姜兆錫云卜葬日但云宗

人示旅卜旅卜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凶禮之異者也以周彖姜盛說是經似卦以示命筮者不云示主人告吉乃兼告之與下卜曰佗龜不示主人告吉乃兼告之同

杜預云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二易皆以七八為占孔穎達云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傳以為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于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金榜云乾鑿度謂七

八為彖九六為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公子重耳筮貞屯悔豫皆八韋昭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彖是周易彖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為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以周禮以周易占者卦止七八曰得某卦有九六曰遇某之某未有言遇某之八者曰某之八皆以連山歸藏易占也左傳云穆姜筮遇艮之八史以為吉下穆姜曰是云周易以別之國語云晉文公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史以為不吉下司空季子曰是在易以別之則凡曰八者非周易明矣二易以不變者占故曰八賈鄭說是金說支離泰之八謂泰

外三陰爻不變貞屯悔豫皆八謂震之在屯內卦二陰爻不變在豫外卦二陰爻亦不變也穆姜所筮爲艮之隨惟二爻不變云遇艮之八當有奪文先君子云左傳本作遇艮䷳二之八後二字誤與卦畫相連淺人以爲衍畫而刪之爾。又案卦遇九六占爻辭止有七八不變占彖辭後人俱宗乾鑿度爲說孔疏引鄭康成注易杜元凱注左傳皆倂周易以變者占故倂九六此對連山歸藏倂七八爲言非周易不占其不變也

韋昭云貞屯悔豫皆八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尋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

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程迥云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周案程說非

韋昭云得泰之八泰無動爻江永云韋說未是假令泰無動爻當云筮得泰不得云泰之八泰之八者泰之內三陽爻皆變外三陰爻不變也以周案江說是

杜預云穆姜筮遇艮之八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易筮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以周案據傳意穆姜筮得艮曰者止也本不能出史諛穆姜以為於周易為艮之隨隨有出義穆姜即以隨彖折之杜注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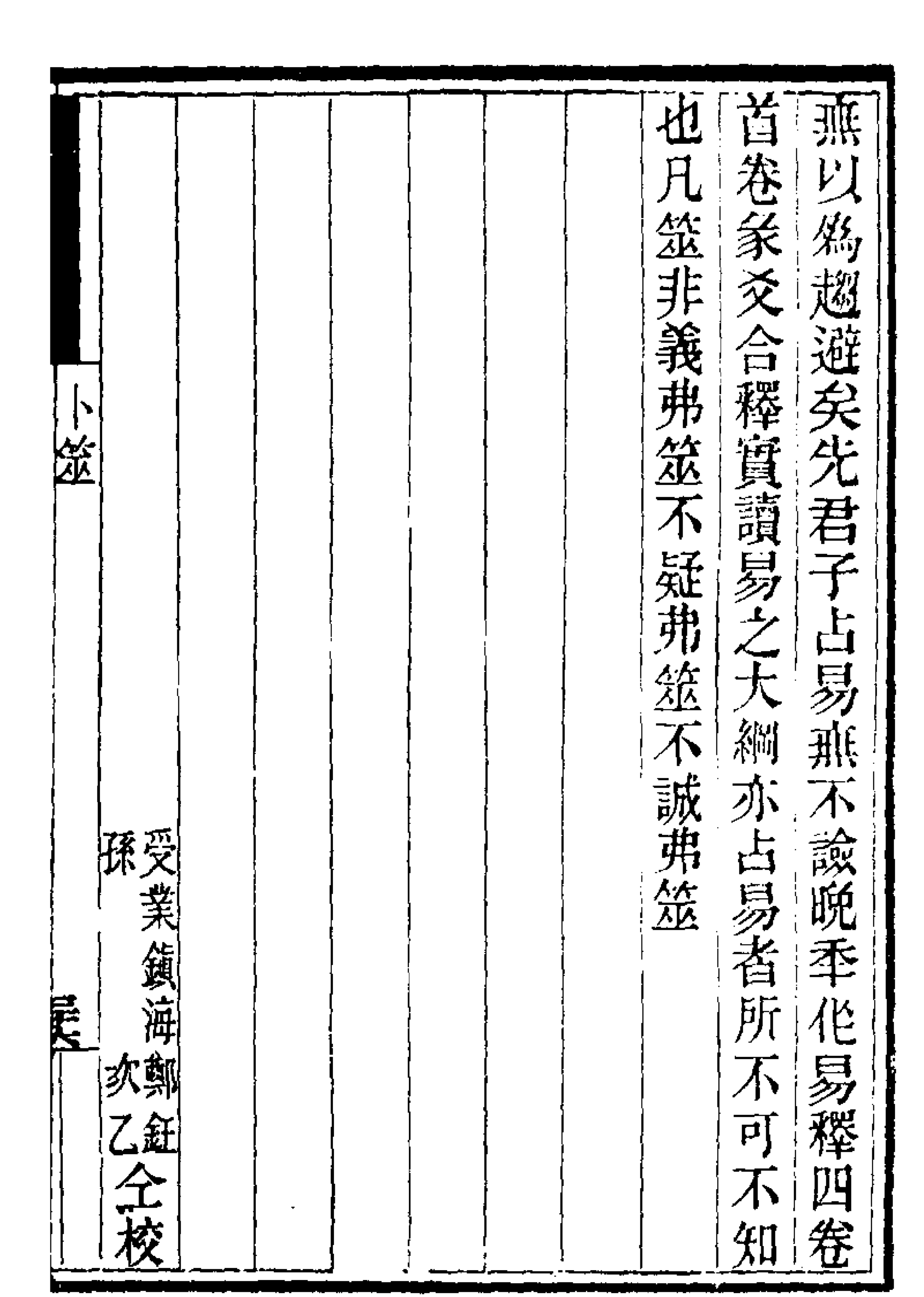
意也孔疏申杜謂二三爻變則當總論彖與杜注遇一爻變文戾似注字有誤

孔穎達云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變義遇二爻三爻皆變則當總論彖辭朱熹云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以周案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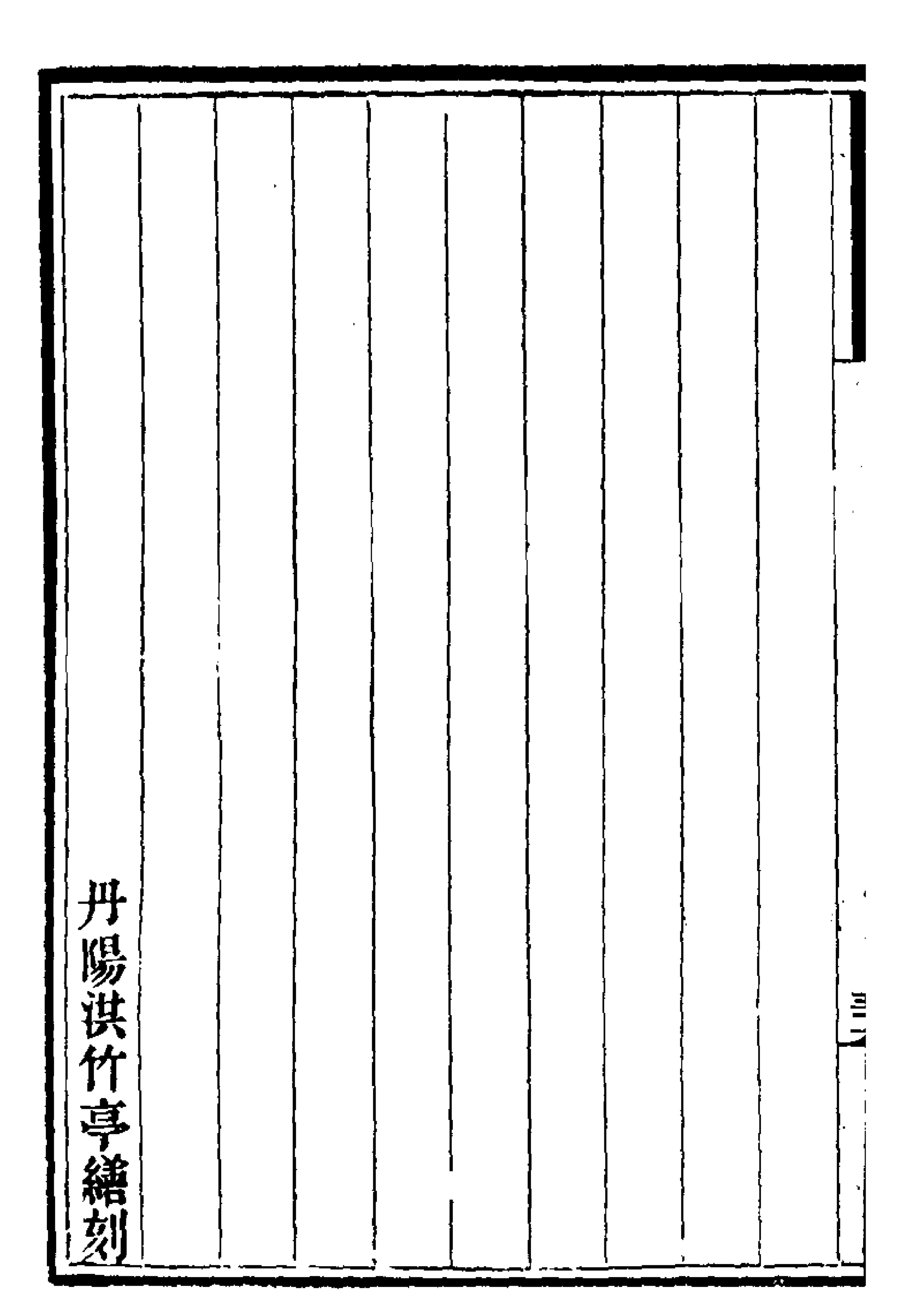
經其載在左氏內外傳者一爻變爲多其三爻變者如晉成公之歸筮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云遇乾之否是以周易占也云配而不終占者辭也其五爻變者如穆姜之遷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隨元亨利貞无咎云遇艮之八以連山歸藏筮也云艮之隨又以周易說之也其六爻變者如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據用九爲文也穆姜所筮用二易二易以不變者占其卦雖五爻變當之周易爲一爻變然則周易占法凡二爻四爻五爻變者云經傳皆無見文也程沙隨以連山歸藏占法合

之周易其說本難盡信朱子說自六爻不變至二爻變所說盡是其云四爻變五爻變占之卦之不變者未免爲程所惑杜注左傳以爲遇一爻有異義者卽占彖孔疏以爲二爻三爻變者總論彖朱子以爲三爻變者兼占本卦及之卦兩彖近金輔之孔鄭軒又謂三四爻變宜改筮說尤歧異竊聞之先君子曰凡一爻變至五爻變皆宜占所變之爻辭及本卦彖辭六爻變則兼觀本卦及之卦兩彖聖人作易示人以趨吉避凶之道占得吉爻者如其辭則吉反之則凶占得凶爻者如其辭則凶反之則吉初非占吉卽吉占凶卽凶也穆姜說隨元

亨利貞无咎曰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
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子服惠伯說黃裳元吉曰中不
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供養
三德爲善三德謂黃裳元善謂吉杜注非非此三者弗當筮雖吉未也
玩此兩文其義自見讀易之法彖與爻互參求而會通
之彖總其凡爻別其目文王周公初無异指凡占卦不
論爻變多少皆宜參觀彖辭繫辭傳所謂觀其彖辭則
思過半矣是也欲究其詳自當參各變爻以求之其吉
凶雖錯出而義本一貫能知其義雖四爻變五爻變吉
凶自可斷也不知其義雖一爻中辭亦有吉凶互陳者


蓍以爲趨避矣先君子占易蓍不諭晚年作易釋四卷首卷彖爻合釋實讀易之大綱亦占易者所不可不知也凡筮非義弗筮不疑弗筮不誠弗筮

受業鎮海鄭鉦
孫　　次乙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

冠禮通故　　　　　　禮書通故弟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則是仕于諸矦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朱熹云詳鄭意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矣敖繼公云此篇主言士冠其子之禮吳廷華云下記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以周案鄭君士冠禮目錄兼士自冠及士冠其子爲說敖氏據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不與主人元冠朝服同文是未仕爲士也故以爲士

冠其子據吳氏說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有士名則目錄謂士自冠云云義無妨

鄭[元]云乃宿賓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賓或悉來或不宿之以筮賓之明日朱熹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尋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要不宿蓋但使為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代如字讀賓字句絶以周楽朱子申鄭甚當音謂釋文宿之言夙故主人宿賓對曰敢不夙興夌氏謂宿速同義非也宿在期前速在即日經文明顯何尋掍之鄭注宿賓在筮賓

明日則冓期三日空二日韋氏申敖謂筮宿同日冓期三日連本日數之止空一日以少牢冓宿一日推之則冓期三日空不數本日鄭義自合說俱詳饋食門

敖繼公云請期東面告兄弟盥東北面告有司盥西北面也褚寅亮云請期東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之

鄭元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服北者纁裳北也胡培翬說上陳三服先爵弁服而纁裳最在北故鄭知然或云衣貴裳賤東領北上純衣當在纁裳北服北者絲衣北

也鄭注非以周案東領者明其裳次而西也北上者明
爵弁皮弁元端又次而南也凡陳服衣與裳同次一處
非左右並列冠禮所陳三服分作三行其衣皆東領其
裳皆次而西近室之東墉側尊設于室東墉故注云纁
裳北胡說固非或說亦未得
鄭元云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俱升立相
鄉敖繼公云主人不立于東序避子之位盛世佐云賓
亦在西序端序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文互見以周案
下經云主人贊者筵于東序少北鄭注東序主人位少
北避主人此主人立序端非避子坐敖說非賓與冠者

行禮當負西序故經不言端盛說亦非注云相鄉釋東西面非謂竝立序端

記冠義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而士冠禮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以周案東序有阼階上之名燕禮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是也筵于東序卽冠于阼若庶子則冠于房戶牖非阼也舊圖宮室者房居三分之一房戶直東序西則冠房戶牖與冠阼無別矣于此可證舊圖之失說詳宮室門下云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云立于房外之西房外之西直東序胡竹村謂房外之東則南當阼階故立房戶西尤謬

賈公彥云設笄謂紒內安髮笄敖繼公云弁笄以周案設笄在正纚歬賈疏是褚寅亮云筵于戶西南面戶牖之間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于客位敖謂遠辟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以周案戶西謂室戶西褚駁敖是

鄭[元]云贊者洗于房中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萬斯大云贊者洗句于房中側酌醴句鄭注非也昏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者何容別洗吳廷華云側即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

爲特謂醮元酒也此經言側酌醴亦謂特酌醴而醮元
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注以側酌爲贊者獨自酌之
其說可通若謂並以明下文脯醢爲贊者獨自薦之則
鑿矣以周案几北堂設洗經皆不箸其文略之也萬氏
之說沈氏彤江氏筠已詳駁之其說甚通
鄭元云冠者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適東壁者出闈門也
時母在闈門之外或云母在廟之東北北堂下近東壁
以周案特牲記饎爨在西壁鄉射記俎由東壁皆謂東
西堂坐之下牆也廟與寢皆有之冠禮醮與婦人之事
其母不入廟則冠者適東壁見母爲寢之東壁明矣注

云適東壁出闈門明東壁為寢之東壁非廟之東壁也鄭意冠禮子見母昏禮婦見姑皆見之于寢下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入謂入寢時適東壁北面見母則母在廟西之闈門外正寢之北堂下也郝氏萬氏譏駁鄭注張皋文胡竹村之申鄭亦不尋其說語詳宮室門

孔穎達云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取脯以見母母拜其脯重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大臨云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蓋母有從子之義故屈肅敬以伸斯須之敬萬斯大云呂說亦非也禮婦人之拜有肅拜有手拜肅拜如今婦人揖婦人吉事雖君賜尚止肅拜則受

脯俠拜亦肅拜也母先拒而後拜送既拜則叜拒也以

周案肅拜非長拒萬說亦非詳相見禮拜類古者君拜臣父亦

拜子見于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北面見其母母

南面拜尊卑之等也取脯取籩脯也下文卒醮取籩脯

如初褚氏云避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

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籩林氏云適子祭而舉奠尸

拜之為上饗父拜之沒而父為之斬衰冠而母為之俠

拜皆古人重適之禮若庶子禮從而殺存參

賈公彥說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不在謂

歸甯疾病之類敖繼公云或已歿或疾病或見出皆是

也以周案母叚則無所謂使被出則與廟絶亦不可以受當從賈

鄭[元]云主人降復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程瑶田云主人初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復初位卽此位也至階讓升處非位以周案程說是

敖繼公云不見父難與為禮也以周案特牲之餕父拜子冠禮之見母拜子不云見父者非難與為禮也父延賓親涖其事已見之也經言見贊者不云見賓同此何休冠儀于冠者還房自整飾後有拜父父起一節非

鄭[元]云見姑姊不見妹妹卑或云弟亦卑見之則妹亦

見也不言文省以周案經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鄭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云見于兄弟者謂親戚之屬非謂冠者之弟也冠者之弟未成人不見或者誤解見兄弟并謂見妹緟貤紕繆

鄭元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姑與姊亦俠拜也或云古人謂姑爲姑姊見左傳疏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姑姊即姑以周案如或說見姑姊不見姑妹于禮已紕見父之姊不見已之姊于情亦疏

敖繼公說見于君亦元端而不朝服者以其未仕也所見者亦元端見之褚寅亮云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未

仕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專摯見君鄭義為長

醴賓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鄭[元]云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敖繼公云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為介其餘為衆賓也衆賓之位亦在堂或說贊者朱子謂是主人之贊鄭注字誤佗衆賓曰贊者皆與謂主人之屬凡有事于冠者皆與于飲酒也或說主人之贊者亦在衆賓之列故云亦飲酒為衆賓以周案經主人戒賓所戒者廣筮正賓一人立贊冠者一人

皆徧之其不徧而爲衆賓贊者無定數自徧賓至此言贊者十有三皆謂贊冠者然亦有兼主人贊言者如上云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是也云南上則贊者都詞故下筵東序又以主人之贊者別言之亦有兼衆贊言者如此見贊者西面拜醴賓贊者皆與是也云皆與則贊者都詞故下言爲介又以贊冠者別言之經之文理密察如此贊冠者及主人之贊者位在房中衆賓贊者位在西階西東直兄弟位賓醴冠者畢降西階西復位贊冠者亦從還可知位在賓南衆賓贊北主人降阼階東復位主人贊者亦從還可知位在主人

南兄弟北云見兄弟則主人贊者亦見之矣云見贊者
贊冠者一人亦見之矣醴贊者皆升堂鄉飲酒記云主
人之贊者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此云贊者皆與亦不關
主人贊者故鄭注專以衆賓爲說云贊者衆賓也又云
爲衆賓明主人贊者不與也自說者止知贊冠者主人
贊者之兩贊不知又有衆賓之贊故經注皆晦　又案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
者止降主人一等臣敖氏以爲士之私臣非
鄭[元]云醴賓醴當作禮敖繼公云醴賓曰醴者亦因用
醴而名之褚寅亮云經于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

為禮者蓋推僾禮于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
禮諸侯用醴不云醴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又醴子醮
子之用醴用酒則異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醮子
之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旣讀醴如
字矣又云用酒非名實相悖乎

敖繼公云酬幣之禮當行于賓受獻之後未卒爵之前
猶食禮旣受侑幣乃卒食也褚寅亮云幣言酬賓必行
于尊觶之節矣疏說不可易敖非

鄭元云贊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
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說載衍文沈彤說特牲載

句豚合升不合載張惠言云若合升而不竝載則經當
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故𠫊載字則升者
將不載乎亟非矣以周案升先載後經文退合升云載
下意欲合字兩屬也經中多此例如上文爵弁服纁裳
純衣緇帶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同色與此
正同注家不通經例異說沸起矣
朱熹云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初謂上章之始醮也嚌
肺者釋上嚌之爲肺也上章之俎無肺而此有肺故又
特言之而不嫌複出胡培翬云鄭破上嚌爲祭卽云祭
俎如初如祭脯醢是爲祭俎言之其實經言皆如初所

包甚廣亦兼薦脯醢祭酒等事加俎雖與初異而祭之之法亦與初同故統言皆以概之賈疏謂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惟徹爵乃臆說不可從以周案胡說甚通鄭[元]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皆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賈公彥云若不醴而醮說夏殷法孔穎達云周禮適子以醴庶子以醮或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醮則因行不改也劉敞云謂庶子也朱熹云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緣布紂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非夏殷法也庶

子一醮以酒亦安尋有若此及殺牲之盛林喬蔭云曾子問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此不醴而醮之明文可據也以周案從林說

鄭元云孤子禮于阼今文作醴楊復云父在時冠于東序醴于戶西孤子冠于東序醴于東序也敖繼公云禮于阼謂賓與冠者行禮以周案孤子冠于阼禮亦于阼已爲主也與父在別故經明之禮兼醴醮二法敖說非曾子問曰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

殁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
賈公彥云周適子三加一醴庶子一醮敖繼公云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經惟言冠而遂醮略無異文則三加三醮皆與適子禮同惟冠醮在房外爲異若不醮而醴其位亦如之此言庶子指父在者也以周案庶子之冠在房外統父存殁舊說本通士昏庶婦不饋不饗則庶子之冠何得一同適禮適庶婦有醴醮之別則庶子之冠亦不得同適子用醴敖說殊謬
鄭〔注〕云凡醮者不祝賈公彥云醮辭惟據適子而言以其將箸代重之故備見祝辭注云凡醮者不祝凡謂庶

子褚寅亮云注凡醮者不祝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既用醮則亦寻用之疏誤會注意而云凡爲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于一醮理不可行恐未然以周案經文歷詳祝辭醴辭醮辭注云凡醮者不祝謂不用上文之祝辭非不用此醮辭也凡醮統適庶言賈疏誤以醮辭當祝遂生此曲說集說又謂醮者亦祝與醮辭加服申服云云纏複亦不足據

冠義云今禮戴說男子陽也成于陰故二十而冠古尚

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知已冠矣春秋左氏說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于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又云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嘗冠也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嘗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出异義云成王年十四是嘗冠失矣以

周案譙說是通典引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于陰耦數起于二終二十謂之小成而冠異義所引戴說是小戴

石渠議

異義云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疏證云盧注公冠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文乃衰世變禮目以周案左氏傳云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士冠禮無享廟作樂之文曾子問云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是享

廟為父沒而冠之禮也其文承上諸侯大夫而言則節以金石之樂亦惟諸侯大夫父沒之禮有然鄭注士冠禮謂孤子畀申禮盛之亦此意也許說自當亦未見鄭有駁文

記云無大夫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案造作也夏之末造也與易大人造也文法同徐師曾訓為末世非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法公冠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記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荀子大略記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說苑建本記周召公十九而冠盛世佐云諸侯冠禮始于夏末天子冠禮始于周初大夫冠禮其始于周之

季世乎孔疏謂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此肊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足徵其所自起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公冠篇云天子儗焉以周案玩記意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冠禮而諸侯天子之有冠禮猶古也故玉藻亦記天子諸侯冠不及大夫若天子太子冠悉如士禮故又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公冠篇言天子儗公冠又言太子庶子其禮同士亦合後人乃據僞家語文謂天子之太子冠如公冠斯悖

李孟悊說記陳緇布冠委貌周弁緇布冠士之始冠之冠也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賈公彥云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元冠見于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釋之經之與記都兼天子冠法以周桼從

賈疏

盧辯云公冠四加元冕四當爲三元當爲袞字之誤賈公彥說公侯四加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五加耍加袞冕以周桼士冠三加爲緇布皮弁爵弁公冠四加爲元端皮弁朝服元冕盧注誤以元端當朝服破四爲三因非賈疏準以士冠禮有爵弁無朝服與公冠文

亦違攷冠服之義緇衣冠配元端一朝服二皮弁服三爵弁服四冕服五士冠三加欲申用上服爵弁故分皮弁爵弁爲二加而以緇布冠之元端統朝服公侯四加其上服冕服乃分元端朝服爲二加而以皮弁服統爵弁其服與士冠禮交錯蓋禮皆自上而下惟冠禮自士始而後有公冠而後天子儗焉其禮自下而上故公侯以上冠服悉準士禮也云天子儗焉者明天子亦四加也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爵弁通天亦用四加賈疏天子五加不古其四加皆元冕者弁師云王之五冕皆元冕是元冕乃五冕之通稱義詳衣服門朝日條天子以

衮為上服其四加元冕直用衮冕之元冕公以衮為上服侯伯以鷩為上服子男以毳為上服其四加各用其上服其冕皆元故曰四加元冕

晉禮志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孫毓云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在焉以周案大戴記公冠加四天子儗焉家語文同漢制天子加緇布進賢爵弁通天四冠猶古盧注大戴破四為三不足信魏制亟不足

據

晉輿服志緇布冠蔡邕云卽委貌也其制有四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人主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梁二梁一梁五經精義云古者冠布齊則緇之明冠制不殊但緇白有异今惄冠則古緇布無梁幘也鄭注冠禮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漢小吏之冠卽委貌也進賢加梁幘與古不同以周秦精義所言是魏書禮志引司馬彪漢儀志曰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則緇

布冠非進賢冠明矣但緇布冠亦有梁云無梁幘亦未是

褚寅亮云觀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𢎞日也魯襄公之冠也在冬其無常月明矣以周案賈疏之失辨詳卜筮門

通典云或問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末之𢎞禮無可冠之文范汪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則𢎞文不𢎞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𢎞取妻則大功亦可以冠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𢎞自冠小

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若齊衰不得行吉則因器而冠以冠禮贅及不可踰時而齊衰之服從重則大功之末娶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愼謹案考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以周案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更名非禮也左說近是春秋亏仲孫何忌曰仲孫忌魏曼多曰魏多杜注以爲闕文然以晉重耳偁晉重欒祁黎偁欒祁叔振鐸偁叔振側之或單舉或竝舉當時多其

比矣公羊家以為譏二名與春秋通例困戾何注以為
定哀之閒文致太平無所復譏惟有二名故譏之姝不
思經書仲孫何忌凡九皆在定哀之世不譏且欲譏二
名當譏亏始見何以昭末年書仲孫何忌會晉哀七年
書晉魏曼多侵衛亦不譏耶孔子之母名徵在如春秋
譏二名先無以自解亏其親孔鄭軒說魏曼多一名魏
多仲孫何忌一名仲孫忌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二名
之義非本二字化名而强削其一也此說較通
賈公彥云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
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

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甫至五十亦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孔穎達云秊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秊至五十曰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以周案曰伯某甫句絶甫與上文嘉假爲韻仲叔季唯其所當記者別言之以明伯非定名也冠加皮[illegible]弁字偁伯某甫皆通其後之所至以喩其志也人自二十而後筋骨日以彊壯例可

偁甫故且字曰某甫甫丈夫之偁也五十例可偁伯仲故又且字曰伯某而不偁甫其彌尊者或專以伯仲爲字并不且其字若欒書之偁伯蔡足之偁仲孫叔敖之偁叔士會之偁季是或又且以氏若子若狐突偁伯氏子游偁叔氏公儀偁仲子吳札偁季子是冠時曰伯某甫仲叔季通五十後之偁偁之卽冠辭三祝歷言壽考眉壽之意攷當時有用冠辭之偁謂曰伯某甫仲某甫叔某甫者如武王時有中旄父見周書宣王時有仲山甫見詩幽王時有伯陽父見國語襄王時有叔興父見左傳又有伯䣙父仲稱父仲酉父伯庶父叔高父伯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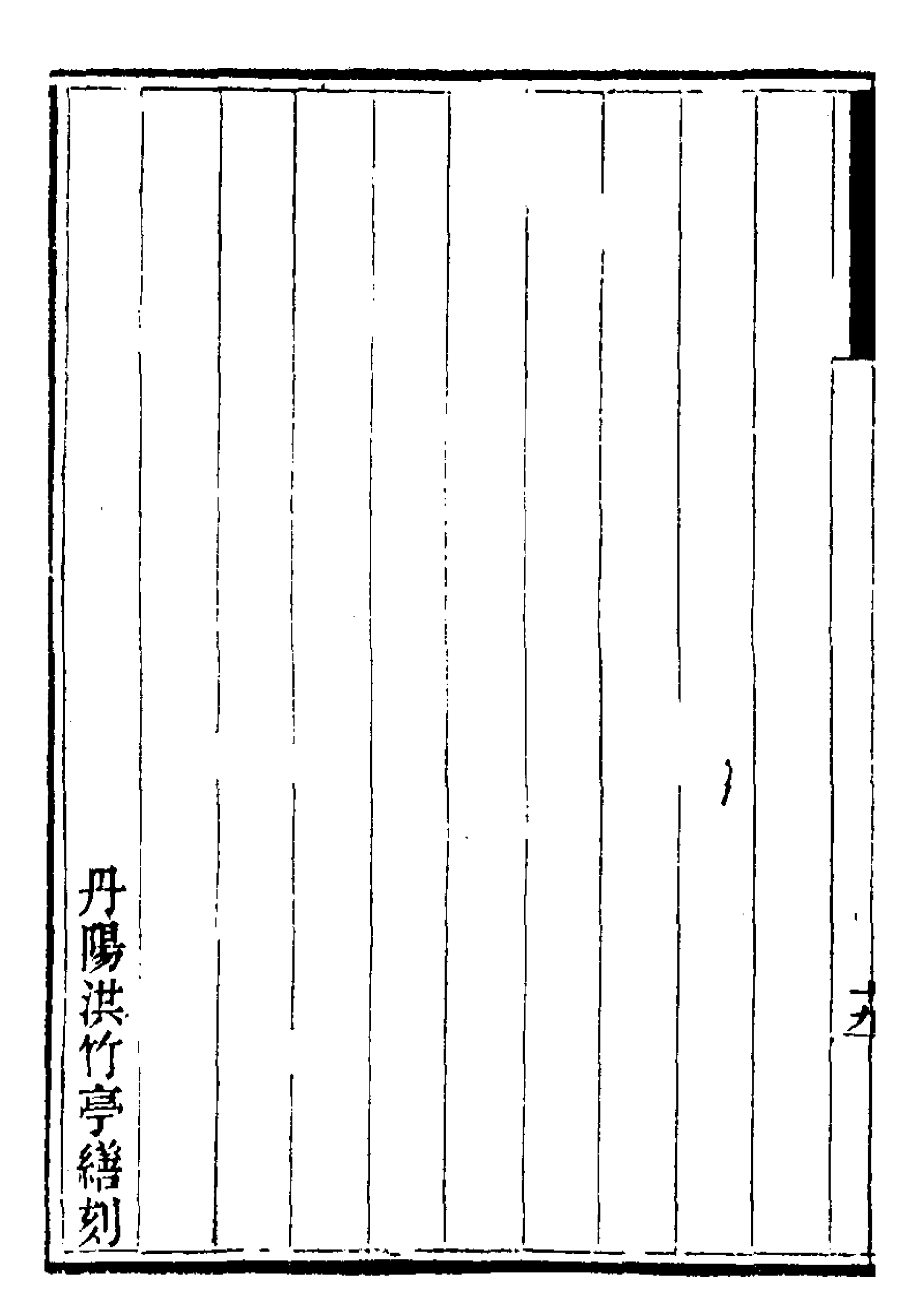
父見薛氏鐘鼎款識然以左傳僖二十八年之內史叔興父云僖十六年謂之內史叔興則諸儞伯某甫仲某父叔某父者亦例可省儞不言甫要之並在五十以後也賈疏固非孔疏所言與通行之儞亦不合五十直呼伯仲爲彌尊之辭亦非通儞　又案甫及伯仲本字也注家儞甫字伯字仲字本通曰某甫曰伯某仲某且字也鄭注禮經伯某某甫並云且字凡四見注禮記亦四見皆是也且字者謂既以甫若伯仲爲字而又且以某是且字之義屬云某故經即不舉其甫若伯仲而某亦可謂之且字何注公羊王札劉卷渠伯糾亦云且字三

見亦是也何注王札云札者冠且字也云且字上特著其冠是且字為冠時之字也鄭注鄉飲酒禮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別且字云伯仲則且字為冠字之某也人自二十後倒偁甫五十後倒偁伯仲此有定之字也曰某未定之字也經云未定之詈多偁某卽用此義某為未定之字故注家謂之且字且亦未定之詈也士喪禮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其說本通段懋堂云說文且所以薦也承藉云下曰且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如其說解伯某仲某可以通矣而鄭注某甫亦云且字其何說也如謂甫所

以承藉其字與伯某且字分佗兩解而何注公羊幷舉
甫伯仲之文而亦云且字要何說也段氏又謂五十以
前但偁某甫五十乃偁伯某甫亦與通行之偁不合
又案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春
秋傳曰字不若子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爲錯文
互稱之例特牲士禮曰皇祖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
者少牢大夫禮曰皇祖某甫以該其祖之爲士者某甫
者舉其字某子者直曰伯子仲子也
鄭[元]云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中老人
爲卿大夫致仕者以周案經文卿大夫之卿今本誤鄉

據賈疏冠義孔疏竝伦卿陸德明禮記釋文伦鄉音香
劉端臨從賈孔伦卿段懋堂張古愚從陸伦鄉王伯申
朱仲鈞力辨段張之非

受業鎮海鄭鉦 孫次丙 仝校


丹陽洪竹亭繕刻